



绿灯笼

程青
作品

南文艺出版社

绿灯笼



程青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灯笼 / 程青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04-8241-1

I. ①绿…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1705号

绿灯笼

Lü Denglong

作 者: 程 青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苏日娜

封面设计: 琥珀视觉

封面插画: Miss_Y木易 Miss.Y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陈慧敏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http://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241-1

定 价: 32.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85983029)

→Chapter 01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社会就是这样功利和势利，因此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我们能改变的也只有自己。

外面风刮得好大，睡在床上也能听见飞沙走石的响动。我早就醒了，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心里想着下午跟他见面会发生什么。

三天前我大学老师的夫人——一位一直对我很好也是我非常喜爱的阿姨热心引荐我认识了他，是在他办公室见的面。他叫冯哲，人很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的。说实话我不喜欢说话慢条斯理的男人，但是求人办事，跟我喜欢不喜欢没关系。我从头到尾都装得兴趣盎然和注意力集中的样子，一般我讨好别人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见面的时间不长，大约也就半个多小时，我的师母除了把我介绍了一番，更多的时候都是在跟他闲聊。他们的话题很散漫，东一句西一句的，但却聊得兴高采烈的。

我觉得我师母有点讨好他，当然啦，求人办事这也是很自然的。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有点说不清楚的难过。小时候跟妈妈出去办事，尤其是需要求人的事，看见她平常不太有的那种甜蜜的笑容和巴结的态度我也是这种感觉。好在他对我师母一直是热情和亲切的，因此我心里挺感激他的。告辞出门的时候他跟我师母还有我都握了手，我微微吃惊的是他握手很有力，给我的感觉他这个人很实在，而且还似乎有点什么暗示在里面，不过我马上觉得自己是想多了。昨晚收到他发来的短信，约我今天下午四点去公司和他面谈，我又有有点想入非非起来。我想自己获得这份工作的希望看来是很大的，至少他对我印象不错，否则不可能是这个办事效率。

三个月前我从一家小广告公司辞职，因为不满足于庸庸碌碌，当然也是不满足于收入不高和没有太大发展空间，我决定背水一战，一定要找家大公司去上班。我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工作了，我去过几个地方应聘，也托过关系见到过三四位大大小小的领导，他们要么直接推托了，说招聘期过了不进人了什么，要么婉言拒绝，无非是话说得好听一点，结果其实都

是一样。只有他不是那样，尽管他没有一口答应，但却让我感觉到是有希望的。他也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位领导，我心里琢磨他说话应该是能起作用的。我自然而然想到他可能是对我有兴趣，这不光是女人的直觉，也是我的人生经验吧。虽然我才二十三岁，走上社会刚三年多，在这方面我说不上是见多识广，但也是有所经历。我甚至幻想过接下来的事情：拥抱，接吻，开房……反正是男人和女人的那一套。你想吧，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感兴趣，这个女人还有求于他，他们之间还不是水到渠成？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我就像知道一道题的正确答案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顺水推舟。我跳下床，打开衣柜，在里面挑来挑去，我想挑出一条性感的裙子。说实话我的裙子都不怎么性感，用我亲爱的室友玫瑰小姐的话说基本都是女佣的围裙——只有实用功能没有审美功能。玫瑰小姐说话从来就是这么犀利刻薄、一针见血，她是我到北京之后在网上找到的合租伙伴，搬了三次家我们俩还是不离不弃。她比我大五岁，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把年纪了还在底层打拼。几个月前她认识了一位据她

说是有点有脸的朋友，随后她就从一个环保设备公司跳槽去了一家银行上班。她曾经好多次吞吞吐吐跟我说起这位朋友，比如他请她在什么地方吃了饭，他请她去哪里玩了，他开什么车，他的趣事，还有他送她的礼物，等等等等。她跟我说能去银行上班，多亏这位朋友帮忙，否则对她来说根本就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我跟她开玩笑，既然人家都能把你弄去银行上班，怎么还舍得让你住在这么个小破地方？她笑嘻嘻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想了整整一天才想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确实是很迟钝，别人一听就明白的话我可能要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但我不愿意别人看出我笨，所以我喜欢装出聪明的样子。相反，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会故意装傻。所以不管怎么看我都不像是个机灵的人，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这我心里一清二楚，我有这个自知之明。不过眼下的问题不是我机灵不机灵，而是我需要把自己捯饬得漂亮一点，性感一点，有吸引力一点。

我把看得上眼的衣服从柜子里挑出来扔到床上，床上很快堆得像商场里的特卖场。商场里的特卖场总是很吸引我，只要

看见，我都会停下脚步挤上前去看一看。我酷爱拣便宜货，说得好听一点是我喜欢价廉物美的东西。能从一堆廉价品中挑出一件看着还挺像样的东西令我很有成就感，我的不少衣服就是这样筛选出来的。而我的另一件既有挑战性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地摊货穿得就像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和明星那般的效果。当然，我承认这是极有难度的。不过，有些艳俗的衣服经过精心搭配还是可以穿出不错的效果，说句自得的话，我也确实因此吸引了某些人的眼光，甚至获取了某些人的青睐。我不想细说，因为再往下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些事情一到后面就变味了，既不是我的初衷，也不是我的本意，我不肯随波逐流，又做不到快刀斩乱麻，少不得吃些苦头。我只能说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我还是缺乏经验，我太嫩了。说起来都是泪，不说了。

我总算把自己收拾利索走出门去，为了显出身材我穿了一件夏季的亚麻布裙子，外面是一件 BURBERRY 的风衣。其实早已是深秋，我租住的这个没几棵树的小区树叶差不多已经落光，灰褐的树干和树枝更显得萧瑟和苍凉，这和我一年四季满目葱茏的家乡一点也不同。我已经提前闻到了北方严冬凛冽的

气味，那种严寒与干燥我很难抵挡，但是经过了两个冬天我已经初步适应。走出家门一阵大风吹得我透心凉，我单薄的衣衫根本挡不住这样级别的寒冷，但我并没想回去换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衣服可换。这件风衣是我花巨资在网上买的，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它是真 BURBERRY 还是假 BURBERRY，当然，我肯定是把它当成真的。穿上这件衣服我自信满满，简直就像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走上战场。

我提前了许多时间出门，本想去一家有阳光照射的咖啡店喝杯咖啡——喝咖啡其实并不是我的爱好，也不是我的习惯，甚至对我来说也不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说心里话，我是把这件事当作必修课去做的。玫瑰小姐时常谆谆告诫我走出去要有淑女的派头。她有一个理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她说社会就是这样功利和势利，因此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我们能改变的也只有自己。最初听她的这些话我只觉得新鲜有趣，也没有当真重视，后来渐渐琢磨出她话里的滋味，也越来越听得进她的话。我不知道她说

的确实是她的经验之谈，还是因为我自己生活中屡屡碰壁和有了一些经验对她变得信服起来。比如她说女孩子的气质是要慢慢养成的，就像胖子也不是一口吃成的。至于女孩子的气质如何养成，她有许多的心得和高招。比如她自己对穿衣吃喝都十分讲究，她从来不在网上买那些爆款衣物，她总是去大商厦或者专卖店买，她买的那些名牌都是真正的名牌，绝对不是乡镇企业仿冒的假货，这点我可以证明。她曾这样对我说，不是说你穿上什么衣服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合适和得体的。我觉得我要达到她那样的境界还差得远。她喜欢去高档的餐馆和装饰得很有格调的咖啡店。她曾这样对我说，吃喝是检验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准，也是检验一个人品位的标准，我们在那些昂贵的地方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如，才能显出我们是教养很好的女孩子。我没想到她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女孩子的教养的，这和我从小受到的艰苦朴素的教导可真是大相径庭。她对我说，即使高级的餐馆自己去不起，咖啡店是应该经常去的。当然我们不仅要在哪里搞懂卡布奇诺和拿铁的不同，更需要的是养成和时尚环境水

乳交融的气韵。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让别人察觉出来我们出身寒微，更不能让别人一眼瞧出来我们是什么都没见过的乡巴佬。玫瑰小姐有一句口头禅：“咖啡熏陶的气质与众不同。”

为了表示对她的生活理念或者直接上升到人生观的认同，我尽可能多地去光顾咖啡店。不过也有许多时候我在咖啡店外面徘徊良久，或者是远远地望着咖啡店装修得十分雅致的门脸并不走近，毕竟二三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对于囊中羞涩的我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天也是一样，我几乎都要走进咖啡店了，可是肚子里的饥饿感提醒我还是去吃顿饱饭更加实惠。我毫不犹豫地转身朝相反方向走去，穿过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进了一家价格便宜的面馆。

我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拉面，还喝了一杯同样热腾腾的豆浆，心里充满了温暖的满足感。我为自己没有按照玫瑰小姐的要求去做略感羞愧，但胃里的充实令我整个人都有一种脚踏实地的安稳，心里也涌起一种做对了事情的喜悦。尽管我没有按照玫瑰小姐的要求用咖啡熏陶自己的气质，但我还是没有在面条里浇上诱人的蒜汁，我在严于律己方面算是守住了底线。

我如约到了冯哲公司的楼下，我从包里掏出他的名片，重新温习了一遍他的姓名和头衔。叫错人总是非常尴尬，万一把季总叫成了李总，全总叫成了金总，那恐怕啥都休提了，这样的错误我可不能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在得到他的回复之后才去了他的办公室。

他请我到小会客室坐下，他凝视了我大约有半分钟，不说话，只是微笑。我很局促，却故作镇定，同样也不说话，只是微笑。随后他问我是喝茶还是喝咖啡，我脑子有片刻的短路，我准备好回答他各种提问，但并没有想好回答这个问题。在我决定说出“咖啡”两个字的时候，他却抢在前面说：“我平常喜欢喝茶。”这样简简单单一句话，让我立马改变了主意，于是也跟着他喝茶。

他手法娴熟地洗茶，冲泡，斟茶，把精致小巧的刻花玻璃茶碗烫过，轻轻放到我面前。看着他这一套流畅的动作，我心里生出羡慕，真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达到他这般的生活品质。我暗暗打量这个会议室，橡木色的地板和桌椅都擦得一尘不染，靠窗的花架上摆放着青翠欲滴的绿植，墙上挂着几幅色调阴郁

的抽象画，显得不同凡俗。我想玫瑰小姐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这么一想，我忽然就特别喜欢这个公司，比原先更加强烈地渴望能来这里上班。

他一边喝茶，一边与我聊天，就像上次和我师母聊天一样，话题散漫而随意，东一句西一句的。他并没有像我已往在别的地方面试那样向我提一连串的问题，相反，他一个测试性或者摸底性的问题也没有问，只是自己在说。他说的都是些很平常的话，我一边听一边就忘记了。他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但我并不觉得慢条斯理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相反，我心跳的节奏也似乎跟着放慢了，甚至有一种和眼前的气氛融为一体的感觉。

我心里盼着他能聊到正题，说说我来这里工作到底有戏没戏，最好能给个准信。然而他却一句不提，只顾说些我觉得是无关痛痒的话。我听着听着都走神了——我想起坐在小学课堂里听老师布置作业，下课铃已经响过好久，老师还在唠唠叨叨说个没完。他和我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依然谈兴很好。我觉得下课铃应该随时会响起，可是他却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不时又

新起一个话头往下说。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没有留意到他给出的送客信号，而他因为不想让我尴尬所以还要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于是我变得机警，不再走神，仔细地听他说话，同时仔细地留意他给出的任何想要结束谈话的微小信号。

终于他似乎在说结束语了，我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可他突然话头一转，告诉我明天他要去圣地亚哥出差，十天之后回来。我专注地听着，心里除了记住了他要十天之后才回来，有点回不过神来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我也不明白他去圣地亚哥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突然轻轻一笑，问我：“你知道圣地亚哥在哪里？”

这是这个下午他问我的第二个问题，可是和第一个问题一样我毫无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听上去多少有一点像是测试。

我在脑子里飞快地扫描了一遍图像模糊的世界地图，锁定了答案，说：“在美国吧。”

他笑起来，说：“不对，是另一个圣地亚哥。”

我头脑一片迷茫，一时想不起另一个圣地亚哥在哪里。

他露出温和的笑容，似乎宽容了我的无知。他耐心地对我

解释说：“我要去的是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

我不知道下面该接一句什么，我想到的句子是“路好远啊”，但我马上想到路远路近跟我毫无关系。于是我只是简单地说：“噢。”

他又一次笑了，笑得很亲切。他终于有了明确与我告别的意思，他说：“今天就到这里吧，过会儿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等我出国回来再约你吧。”

走出小会客室我心情舒畅，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也没有得到某种对结果的暗示，而且也无从判断这件事情的走向，但我心里却明净而轻松，没有那种面试过后或者是见过人之后担心自己说错了话或者担心自己的举止惹人笑话的失落与懊丧。

转眼十天过去了，我发现我下意识地在计算日子。其实我并没有盼他回来，他是我的什么人呢我要盼他回来？这期间我又出去应聘了两次，两次都是铩羽而归。虽然人家并没有当面说什么，只是让我回家等消息，但我心里清楚肯定是没有一点

戏的。毕业之后三年多在江湖行走，别的学到了什么我说不好，但对被拒绝我是相当敏感，甚至已经有了第六感。我早就知道光凭参加考试，不托人不送礼要得到一份工作是难度很大的，如果还想得到一份许多人感兴趣的工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听说有的热门单位，想要获得一个考试资格都要托人，我还听说某些报考者的资料会先被扔掉一半，理由是先淘汰一批运气不好的人。这也许是人家编出来的段子，但确实是领取一张入门券都不容易。我早就知道让人垂涎的工作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即便是能托到关系肯破费送礼，也一定有人赶在你前面。这就是所谓的残酷竞争吧。而像我这样既没有背景，也没有特殊才能的人，自然是没什么竞争力的，这是明摆着的。所以我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希望，也是眼下最大的希望，我甚至暗暗祈祷他乘坐的飞机平安无事。

十天之后又一个十天过去了，我等得有点不耐烦。这之间我又出去应聘过，说实话我有点打不起精神来，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好结果，却又不想在等待中浪费时间。这个月就这样在一事无成和无精打采中快要过掉了。我查了查银行卡上的余额，